季候物语

人间腊月红似火

□ 常建东

一年四季中,最热闹最红火的季节,我觉得不是忙碌的六月,不是最美人间四月天,也不是漫山红遍的九月九,而是腊月,是村村闻赛鼓的腊月。

就说集市吧,六月的集市太过短暂,赶集的人也少,他们大多都是留守的老人,在百忙之中匆匆来、匆匆去。摆摊的也少,无非是卖些辣椒茄子之类的小商小贩,或是留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老者,坐在阴凉处,出售亲手制作的龙头、嚼子、筐篮,他们个个嘴边叼烟管,漫不经心地,也不吆喝,说是出售,不如说是展示,如同城里古玩街上那些卖玉石的,不急不慌,爱买不买。街上冷冷清清的,不到10点集市就散了。但腊月就不同了,人多,十里八乡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家了,每次逢集,他们便约上三五知己,从西街转到东街,再从东街转到西街,来来回回的,把原本狭小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小商小贩也多了,买什么的都有,生怕别人不知道,便扯着嗓子高声吆喝,如同夏天的蝉鸣,密密麻麻、此起彼伏。那些买炮仗的,为了展示他的炮仗响声最大,咚咚地,左一个右一个地响,买音响设备的,专挑那高亢激扬的秦腔播放,震耳欲聋,远远地走来,以为是到了戏园了。还有那些买社火用品的摊位上,聚集着十里八乡的爱好者,只见他们甩开膀子,拼着老命,轮番用一面牛皮大鼓敲打着凤凰三点头……多少年以后的今天,再次回忆起来,依然是那样的激动。

再说家里吧,腊月的红火程度也是任何季节赶不上的,磨面、榨油、扫房,蒸馒头、做新衣、压粉条、杀年猪……样样都是累人的活,却样样都是孩子们期盼着的,比如杀年猪,对于孩子们来说,高兴的不只是吃一顿杀猪菜,而是心心念念的那个肮脏的猪尿泡,从猪出圈的那一刻起,孩子们的心就荡漾了,死死地盯着杀猪匠的手,等着取出猪尿泡,然后如获珍宝似的,用脚丫在地上和着黄土一起疯狂地揉啊揉,尿泡越揉越松、越揉越大,再插进一根细细的竹棍,吹气、扎口,一个足球便做成了。除此之外,压粉条的红火场面也是其他季节没有的,作为中国马铃薯之乡的甘肃定西,每年腊月家家户户都要压粉条,压粉条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要挑水、烧火、和面、压粉、捞粉、搭粉,每一个步骤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来不得半点马虎,也出不得丝毫差错,孩子们是用不上场的,他们的任务是等着吃热乎乎的粉条。那种刚从锅里捞出来的用古老的木模具加上人工压出来的热粉条,拌上辣椒咸菜,美味程度用一句方言说,是"没治了"。压过粉条,紧接着就是磨面、榨油、蒸馒头,家家户户尝新面、吃新油……

除了集市和家,村庄最火红的时节也是腊月,打工的回来了,他们带来了天南海北和五湖四海的乡土人情,带来了方言小调,从东家到西家,从西家到东家,讲述他们的喜闻乐见、聆听村里的家长里短。一时间,村庄的沟沟壑壑、羊肠小道,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和节日的气氛,平日里那些阴森森黑漆漆的小巷子,也不再吓人了,仿佛到处响彻着社火的锣鼓声、洋号声和咿咿呀呀的秧歌声,村庄在人们的说说笑笑中开始放飞自我,冬天也变得热烈而奔放。

几十年过去了,美丽乡村让农村大变样,新颜值、新风貌、新气象,但不变的是腊月时节的红火场面,从喝腊八粥开始,扫尘、请香、祭灶、办年货、贴春联、守岁……越往后,越红火。

荆州年味渐浓

永远的社火

□ 邵婷

暮色将至,冬寒乍现,墙角处的积雪,在零下的温度里结成了冰。倚墙站立,目光眺向远方,夜空中遗失的月亮化作盏盏的灯火流入了人间万户,少了几丝清凉,多了几抹温馨。"咚,咚咚,咚咚咚,咚……"掠过树梢的猎猎长风送来了远处雄劲有力的鼓声,不知是谁按下了开关,驶向新春的列车冲刺,各家的门前亮起了火红的灯笼,鞭炮声雷动,烟花在天际盛放。击鼓动星辰,爆竹除余秽,前堂灯亮如白昼,期待来年路坦似平原。这一团圆之夜,众声喧哗,群山沉默。

夜幕铺散开漫天的银河,人间的道路环山绕水,蜿蜒地伸向远方。万家灯火,星星点点,在静谧的黑夜里渲染出燎原的喜庆,极致的红与极致的黑相互辉映融合,众人都屏住了呼吸,只有迅猛强劲的鼓声,在风中有节奏地震颤着。黄土藏于纯白的冰晶之下,人们通红着脸颊,胸腔中滚烫的心跳,和着鼓声,在风中震颤。

"来了来了。"鼓声渐近,锣声悠扬,领头人举着火把,身后是浩浩汤汤的社火队伍。舞狮的青年,挥棒的鼓手,色彩斑斓的服饰和风格迥异的脸谱,还有最惹孩子们喜爱的"害婆娘"。社火,作为最古老的风俗,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它来源于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对土地与火的崇拜。在以农业文化著称的中国,土地是人们的立身之本,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火是人们熟食和取暖之源,也是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远古人们凭着原始思维认为火也有"灵",并视之为具有特殊含义的神物,加以崇拜,于是形成了崇尚火观念。由古老的土地与火的崇拜中,产生了祭祀社与火的风俗。害婆娘是社火中的丑角,其形状类似彩旦,奇丑无比,耳上吊着红辣椒,在队伍中夸张、滑稽地扭来扭去,逗得人们连笑不迭,极大地满足了和我一般年纪大的孩子们的好奇心。

队伍刚到村口,弟弟匆忙拨开人群跑了出去,原来他是跑去村里接社火的人家"监工"了。时令游走,行至年末,天寒地冻,院子里结起了的厚厚的冰块,屋檐上挂满了剔透的冰雕,紧紧地贴着玻璃的冰霜里隐藏了一个广阔的冰雪世界。人们持着铁锹,在院子里卖力地"除冰"。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弟弟背着手,敏锐的目光搜寻着院里的边边角角,犄角旮旯里的陈年老冰也未能逃过他的法眼。他拿着铁锹亲自上阵,叽哩哐当一阵捣鼓,使出浑身蛮力除去了那顽固的冰块。他极度兴奋,这场社火,他期待已久。

社火迎入村口,璀璨芒星下的乡间宴会便开始了。先在接社火的主人家的院落里点香烧纸,备好赏钱,燃放烟花爆竹迎接神灵到来,社火队按顺序入户。携着大刀的黑张飞,额生月牙的包青天,夸张地扭着大屁股的害婆娘,手拿红扇身穿红色服饰扭着腰肢的姑娘小子,头戴紧箍咒的孙悟空以及各路妖魔鬼怪轮番进场,宽敞的院落瞬间变得狭窄,人们内心深处喷涌而出的喜气温热了夜晚阴冷的空气,绯色爬上脸颊,热闹非凡。身形矫健的武将们将手中的大刀挥向妖魔,一击毙"命",妖魔倒地,身侧一人将手里炒熟的荞面抛向高空,火光骤现,几秒后化作一团烟雾升向空中。这边正闹腾,那边的秧歌也舞了起来,仔细看,才发现弟弟不知何时混进了扭秧歌的队伍里,一会儿又混去了舞狮的人群,学着人家手舞足蹈,玩得正嗨呢!

社火结束后,村民们接待披星戴月不远千里从邻村迢迢赶来的杂耍人员们吃饱喝足,在风里扬起的鼓声中目睹着他们走入了下一个村子。

年岁变化着,乡人们的社火也繁衍着,从村里走入了县城,走入了城市,走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里,走进了未来。

小小说

十元店,价不变

□ 李宏银

南方的小年是腊月二十四。有的生意人,就从这天开始把价格略微向上提一点。

这条新修的街道居民不多,商家也不多。一位中年男子,一年前在这里开了一家10元理发店。对于他在这里工作,居民持怀疑态度。他也不管不顾,说,老婆到外地有事去了;自己一人在家,找个事混混。每天搞个菜钱就满意了。

来了顾客,就请人坐下。手里的活不停,嘴里的话不住。沿着先前的节奏,边理发,边聊天。新来的顾客,慢慢也参与聊天。一屋人,迅速像是一班老朋友聚会。

他喜欢把自己认为合适的发型推荐给顾客。一位刚从某领导岗位退休的顾客,头发掉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头发也都白了,却要他仍然理以前的发型。他建议人家理一个新发型。顾客说,那就听你一回。他三下五除二,替顾客剪了个小寸头。顾客看着镜中的自己,问:"什么意思?"他说:"你一个退休老头,又不需要出席什么重大活动,何苦还要留那么长的头发,三天两头染黑?"那顾客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总是那样搞,既麻烦,又并没能增添多少美感。退休了,确实不需要做那些无用功了。以后就一直这样吧。"

派出所一帮年轻警察,听说他善于根据对象设计发型,也找来理发。对于头发黝黑发亮的那类,他用常规的发型对付了之;对于那类鬓角长出厚厚白头发的,则把人家的头发剪得很短,短到脑袋圆顶的转角处。他对后边这类人说:"你就是再长白头发,也得很长时间才能长出来。"

服务态度好、水平高,客人与商家融洽,大家都畅所欲言。农历腊月二十四,南方过小年那天,一位老顾客剪了发,用微信扫给他15元,比平时多扫了5元。他说:"多了。"顾客说:"不多。过年过节的,你还要辛苦。多给5元是应该的。你一年到头用低价为我们服务,只赚这点辛苦钱,我们于心不忍。"他笑笑,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紧接着的顾客,是住在对面楼里的一名初中生。这名学生在这一年当中也都在这里理发。他按平时的节奏,替学生理完发。学生站起身后,站在一旁不动。他问:"怎么不走?"学生说:"我忘了今天日子特殊,只带了10元钱。"他说:"10元钱,够了。"学生说:"不够。先给您10元。我马上回家去取。"他接过钱,说:"够了,够了,不用再给了。"

学生一溜烟地跑回家,又一溜烟地跑回来,把5元钱硬塞给了他。

面对这么善良的顾客,他感动了,不想涨价。他到打印店打了一张公告,"温馨提示:十元店,价不变。"

生活随笔

再见不如留念

□ 熊启文

哎!真后悔呀,这次探亲执意去踏访清水河中学,当年我们一起读书时的校园荡然无存。

一声叹息包裹了整个包间,顿时包房里鸦雀无声。直觉得人一生大把的美好都留给年少时光。

勇君已在遥远的新疆安家。自初中毕业后,走出坐落在大别山深处的县城,我们各奔东西,奋进在不一样的轨迹,不曾联络。经年之后,邂逅于我定居地,在江城相聚我俩激动不已,话如江水滔滔。

席间,聊起过往,谈及年少求学。那会儿,在乡间读中学是寄宿制。靠蒸饭就着咸菜,解决一日三餐。端着在校塘洗过生米装进铝制饭盒,送至学校食堂大笼屉蒸熟。仁慈的陈校长,发善心地将一周七天掰开来用,放大家步行回家,取足住校所需咸菜,顺道饱餐几顿家中鲜食改善胃口,很像种菜得时不时施点肥,添点正能量。当时,书声琅琅,敲钟当当,面黄肌瘦依然青春昂扬。春有运动会,夏有入团式,秋有晨起扫落叶,冬有舔哑檐下冰锥。

讲起这次探访实况,勇君顿生一脸的不甘。清水河中学早已搬迁,据说几年前也已改名。旧址全都荒废,操场已成草场,灌木开始了疯狂的圈地运动,将成片的荒野纳入毂中。一排屋破丧失了元气,在阳光里也打不起精神,任凭荒草在窗前阶边疯长。即使几处房屋崭新的,也是铁将军把门,时间流经这里,平缓得难以辨认流速。仿佛有小塘在呐喊,便执意去瞧瞧。塘岸已坍塌,岸树在风中摇晃着棟果,紫色的楝花,形成吉光片羽的氛围,让人生出难以言传的惆怅。一只翠鸟站在灌木上向着虚空鸣叫。此时,就算知天命的年岁,也难以处在"无语看波澜"的禅定,紧绷多年的心弦骤然断裂。

再有相见,无言以对,心伤仍在。假如将来的丑恶是免不了的,那么就要一个美丽的开头;假如不能拥有全部,那么只要一个留念。忆念是可靠的,美好的忆念定格在那里,可以作为一生的私藏。

见与不见,我借势这个话题,向勇君提及新疆大作家周涛讲述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那是我在阅读散文集《稀世之鸟》结尾的那篇,《伊犁秋天的札记》篇中让我记住的情事。

一位英俊、热情、生机勃勃的哈萨克骑手,一直鲜活在周涛记忆中。当年,他俩同在伊犁一个农场锻炼。几近二十年之后,有人告诉周涛,这个哈萨克骑手,现在已经是新疆一位州长了。那人对周涛说:"你不去看看他吗?"周涛想了想,最后没有去。

"并不是因为他现在地位高了我就有意躲避他,我觉得自己的心理没那么虚弱。"那是为什么呢?周涛想了想,大概是因为担心。周涛担心什么呢?"我害怕那个非常优秀的哈萨克族小伙子消失了,害怕看到一头褐黄色的头发变成秃顶,结实的筋肉分明的脸变得臃肿,害怕看到一个威风凛凛的骑手钻进汽车的样子……"将近20年的时间,会使许多东西发生变化。兴许,周涛心里这般断定:只要你没有目睹这变化的结果,那个年轻的哈萨克骑手就依然活着。

人间多少有情事,世间万般无奈人。心动之人,心安之人,毕竟不是一个人。或许,勇君早就知晓"再见不如怀念"的常理,熟稔"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的诗意。或许,勇君更深谙"原浆变成陈酿,只需开启一下,必有馥郁香气逸出",只是开启的方式有别。

诗人拜伦有言:"为爱而爱,是神,为被爱而爱,是人。"既在人世间,不尽意十之八九。在苏东坡那里,也许就是一句——谁怕。

再见不如留念。你念念不忘,它就可以陪你长久地回响。

生活感悟

花落叶生也相宜

□ 刘淑萍

雨后,掉落的木棉花铺满了数公里长的滨江长廊,犹如一个个的英雄攻占了所有的路。我被木棉树这气势磅礴的手笔吸引住了,把车停到路边,走过小草茂盛的小径,来到了壮硕的木棉树下。近千株木棉树并排站着,一簇簇火红的木棉花从枝干里蹦出来。我抬头望去,仿佛看到一团火焰洒上枯枝,又染红了整片天空,竟无半点绿叶。又一朵木棉花掉了下来,我捡起,内心嘀咕着,这是在给叶子的生长腾位置吗?估计就是木棉树的排兵布阵吧,花先开路,随后叶生。

弟弟退伍回来重返校园,我担心他比所有同学都大两岁,融不进集体,便过去看他。弟弟领着我,沿着小道,逛了一圈校园,边走边跟我讲他的校园生活。"会不适应吗?同学都比你小两岁?"弟弟看着我,用拳头轻轻拍下我的肩膀,仿佛在劝我放心,他说部队生活早就磨练出超乎常人的意志力。那坚定的眼神击散了我的担忧,我满意地点点头,继续前行。从他去当兵,我就担心他的成长节奏比同龄人慢两年,现在看,只不过是他按照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走在每个当下,谱写自己独特的生命乐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时区",有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前几天看了纪录片《文学的日常》,里面采访了作家刘亮程。镜头前,他穿着米白色的布衣,戴着斗笠,拿着铲子,铲完草,摘了一片苜蓿,用手擦一擦,吃进嘴里。熟练的农务动作,让我差点忘了,这是位作家。"我每天最多花两个小时写作,剩下22个小时的力气,把什么活都学会了"刘亮程边说边走进村庄。不禁想起他的《一个人的村庄》中一段话:"人不是鸡叫醒的。鸡叫不叫是鸡的事情。天亮不亮是天的事情。人心中有自己的早晨,时候到了人会自己醒来。"刘亮程就是这样,在自己的早晨醒来,踏着独有的生活节奏走人生。

生命的节奏,时促时缓,着实美妙。一棵树,锁着绿叶,纵花先行;一个学生,穿上军装,暂别校园;一个作家,披上斗笠,与田相伴。他们打破了生命律动,萦绕着我,给我单调的心灵塞进了五彩丝线,引着我去编织自己的生命彩带。

给生活一点闲趣

□ 卢晓云

前段时间回乡下老家散心,一日傍晚,我走过一大片油绿的稻田。微风拂过稻谷,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一串串稻穗在交头接耳,悄声低语。阵阵稻香飘荡,我闻着稻香,脚步不自觉放缓。抬头月光皎洁,似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田野和大路上。夜空中泛着的点点星光,轻轻地照亮了我的心灵深处。往日的忙碌和焦躁都在这一刻渐渐褪去,回家的步伐越发轻盈起来。

自然疗愈世人,自古有之。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在仕途波折,心中苦闷之时,选择了寄情山水。一天深夜他出门散步,看到点点桂花轻轻摆动,离开枝头后,似自由的舞者般旋转飘落。寂静无声的夜里,鸟儿沉睡,周围空山也酣眠不语,唯见这轻柔飘落的桂花。王维沉浸在静美的月光下,忘记了世间的烦扰,忘却了仕途不得志的惆怅。在这一方天地间,他寻得了内心的安宁,写下了流传至今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古人如此,今人亦然。英国作家彼得·梅尔因厌倦都市的喧嚣,到普罗旺斯过起隐居生活,并把在乡村生活的闲情逸趣写成了《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本书。在悠然的岁月里,和煦的阳光,在午后斜进半开半合的木质百叶窗;有鲜绿的葡萄藤,井然有序地攀爬在山丘上,仿佛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画卷;山色苍翠葱茏,尽显媚态;有可口的瓜果鱼肉,可以尽情品味食物的鲜美。梅尔在这片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中度过每一天,他的逃离都市的灵魂也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处。大自然有治愈人心的力量,他让梅尔焦躁的内心得到了宁静,也让阅读这部作品的读者感受到心境平和。

很喜欢看《小森林》这部电影,环境优美的小森,是我向往的舒心之所。故事中,市子从大城市逃离,回到小森村。连日阴雨的小森,刚刚放晴,远处的山峦在朦胧中若隐若现,近处的山林苍绿挺立。眼前的一幕让市子在这一刻释放了所有的压力,在这片天地间,自然给与了她力量,使她内心舒心愉悦。随后,她推着自行车悠闲地往小屋走去,开启与大自然与美食的生活之旅。

梁启超曾说:"大自然是最好的心灵寄托,它能带给我们宁静。"人生不总是顺遂如意,偶有波澜起伏,当我们疲惫不堪时,不妨给生活一点闲趣,从自然中涵养静气,抚慰身心。

碟影诉衷肠

□ 马丹丹

爷爷去世后,有一次电视里播放一部电视剧,奶奶指着里面的男主角说这个人和爷爷长得一模一样,可惜剧播完了,就看不到了。不忍看奶奶失落的样子,我就托人买来了录像带。

当录像带里放出了那部剧,奶奶黯淡的眼眸一下子亮了起来,脸颊、嘴角满是笑容,乐呵呵地拉着我的手,嘴里咕哝着想说什么,却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她先远远地看着,又突然走到电视机前,用手轻轻触摸着屏幕上男主角的鼻子,嘴里喃喃地说:"你爷爷的鼻子也是这么高,像刀刻的一样!他的眼睛也这么大,这么亮!你爷爷也这么高……"她还用手比划着,笑着,皱起的眼纹像绽放的菊花。我那时还不曾想到,一盘普普通通的录像带竟占据了奶奶生活的大半。

从此奶奶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录像带,先看一会再去忙别的事。有一年中秋节,我们来看奶奶,她正坐在那里看录像带。我大喊了一声:"奶奶!"她没吱声,我就径直走到她身边坐下,她依旧没有回应,眼睛紧紧盯着屏幕。原来电视里男女主人公吵架了,奶奶很着急。看见我就抓着我的手说:"我当年和你爷爷就是这样的,不够个啥事,我俩说着说着就恼了,我几天没理会他。要是当时……"奶奶还没说完眼里就泛起了泪花,她低下头用手背轻轻拭泪,愣在那里沉默了好久。我轻轻地拍拍她的背,像在安慰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子。

那一年深秋,暮年的奶奶得了重病,虚弱的她已经没有力气说话进食,每天静静地躺在床上。有一次我轻轻走进奶奶的房间,看到她闭着眼睛,似乎正在熟睡。那盘录像带还在播放着,我怕吵到奶奶,就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上了。谁知我转过身,奶奶忽然眼睛一睁,干枯的手握住床边的扶栏,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想坐起来。我慌忙去扶住她,她用颤抖的手指了指电视。我又赶紧抓过遥控器把电视打开,奶奶这才重新躺下,重重舒了一口气,靠在我怀里,又缓缓闭上了眼睛。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她就这样一直静静地听着录像带,直到生命的尽头。

奶奶去世三年了,每到秋风吹起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奶奶,她正靠在小床头,专注地看着那盘录像带……